

□雪樱

“来，直播间的朋友们点亮小红心，知识分享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”每天下午三四点，老宋准时出现在某平台的直播间里，他戴着眼镜、挂着耳机、手持话筒，操着一口不那么标准的菏泽普通话，为自己的二次创业呐喊。

认识他的人，都喊他“老宋”。他跑出租，一千就是十八年，从黄面的、红夏利、白捷达、桑塔纳，到如今的新能源汽车，换了一辆又一辆，不变的是他的热心肠。依稀记得第一次坐他的出租车，是在2013年冬天，“我叫宋国红，国红，就是希望国家红火、富强。”他敞开嗓门自我介绍道。从那，我记住了老宋的模样：国字脸、粗眉毛、硬身板，深蓝制服，黝黑的脸庞堆满了笑容，还透着几分腼腆。

别看老宋现在很乐和，他的人生上半场也有过不幸的遭遇。当年，儿子患上白血病，住院花了二十多万，愁得他吃不下睡不着，公司组织员工多次进行捐款，帮助他渡过难关。事后，他下定决心要把爱心传递下去。在公司的支持下，他组建爱心车队，带领车队的的哥、的姐们，免费接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出行不便的群体。好事做得多了，自然会引发社会关注。媒体记者采访他，面对镜头，他紧张得直拽衣角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太会说话，嘴笨，就是要回报社会，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方便！”最后，他还习惯补充一句：“我就是个跑出租的，怎么去报答别人？别的干不了，用车找我，没错！”说罢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挠挠头，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直线，像尊弥勒佛。

那年盛夏，已是凌晨时分，老宋送完乘客，揉揉困倦的眼睛，准备收车回家。晚风洗去白日的喧嚣和燥热，有几分舒适和放松。汽车刚驶入桃园小区，他发现前方的菜市场浓烟滚滚，立马来了精神，“不好，着火了！”他推开车门，不管不顾地跑了出去，一边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，一边冲进菜市场救人。这个点儿了，大家都睡得正香，他从东到西挨个敲门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，砸门声“乒乒乓乓”四处冲撞，好像要掀开黑夜的穹顶。很快，屋里的人穿着睡衣狼狈地跑出来，慌乱中有人大喊一声，“煤气罐！”危急关头，就是与死神赛跑，老宋与其他商户的人冲进附近小饭店，把煤气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他发现旁边还停着辆出租车，又多方联系司机，看着司机

【世相】

□李晓

那年，朱老三家在老城的老房就要拆迁了。白天，朱老三就在他家楼顶上睡觉。我蹑手蹑脚去看望朱老三，生怕惊醒了他的梦，他正在楼顶搁着的一块门板上酣睡。我看见朱老三躺在门板上，小小的一团，如一只蜷缩的虫。当年，他的母亲就在这老屋里生下了他。朱老三的睡眠，是旧梦重温，是跟他住了几十年的老房无声地告别。

友人卢哥喜欢一个人在树上搭一个吊床睡觉。卢哥说，人类的祖先猿猴也是在树上睡觉的。他说，这样的睡眠也算是一种怀旧。卢哥的皮肤白里透红，笑容清澈，他平日里与人为善、心地坦荡，我想，这或许与他常爬到树上去睡觉有关，青翠的枝叶在风里送来的滚滚氧气，把卢哥的肺叶也染绿了。

来城里打工的阿刘是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匠，中午休息时，他就仰躺在自己的摩托车上短暂地睡一会儿。有一次我经过马路边，阿刘正仰躺在树下的摩托车上睡觉，我经过时，他突然惊醒，翻身而起。我俩最初认识，是有一年他到我家帮忙疏通下水道，他满脸沾着污水，等完了工，我正要给他一包烟，他撒腿就跑出了门。那天，从摩托车上翻身而起的阿刘喉结滚动，嘟囔着对我说：“哥，有啥事儿，随时吩咐一声。”



把车开走，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回到家里，他惊魂未定，难以入眠，刚才经历的险情他并没有向家人透露半字。

老宋的热心肠，渐渐名声在外。清明节接送老战士去革命陵园祭扫，他与老人们结下深厚情谊；暑假前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去车站，很多学生是

他们的睡眠

一辆三轮车上，涂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红色大字：“收废品：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手机、高压锅……”收废品的老王来自乡下，才五十多岁，胡子就发白了，一眼望去，像是从秋天庄稼地里哆嗦着钻出来，下巴上沾满了霜。老王跟儿子进城后，就开始做收废品的小生意。他驾驶着一辆三轮车，整天沿街吆喝：“收废品喽，收废品喽！”那些成为废品被回收的高压锅、电视机，在大街小巷里流动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我有时碰见老王，看见他正仰面躺在三轮车上睡觉，流出的口水把发白的胡子也打湿了。

常在我家楼下健身的龙老头，有时竟歪躺在健身器材上睡觉，且鼾声大作，令过往行人无不回头观望。龙老头在“仰卧板”上，脚朝上，头朝下，睡相相当“高难度”，满头白发明晃晃地耀眼。我曾经对龙老头很有意见，因为他常常半夜起来哼唱京剧，我也是睡眠不好的人，难免受影响。经过我的“抗议”，后来他半夜里睡不着觉，就溜到楼下花园里徘徊。有一个夏天的清晨，我下楼去买油条，发现他夜里竟躺在花园里的长椅上睡着了。

我看见陈胖子在一家彩票发行中心的桌子上睡觉，旁边是一堆作废的彩票。陈胖子是一个彩票迷，几乎天天都要去买几张彩票。多年下来没中过一次大奖，当然也有几次与大奖擦肩而过。我望见陈胖子趴在桌子上睡觉，

聋哑人，比比画画，打着手语，他看不懂，心里却明白，那分明是一颗颗感恩的红心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老宋的媳妇经营一家早餐店，卖油条、豆浆、小蒸包等，每天不到5点老宋就爬起来磨豆浆，给媳妇打打下手，忙活完这一通后接近9点钟，他才换上干净的制服出车，整个人就像换了副面孔。

社会向前发展，行业迭代升级，老宋发现不能光靠跑出租了，经过权衡，他决心二次创业，业余时间干起了直播的行当。圈里人有的支持，有的泼冷水，“嘴笨”的老宋变身主播，能驾驭得了吗？也有人质疑，“他只是说说而已，新鲜不了多久。”他自己也有些打怵，却在一次次失败中挺了过来。

我是后来无意中刷到老宋直播的。与其他主播不同，他都是在出租车充电的空当，插空进行直播，背景选在有花有草的院墙外。“知识分享，60后创业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！”这是他每天不变的开场白。看他直播的人，一定是被一种叫真诚的东西所打动，平凡如水，不易觉察，却是日常烟火的一部分。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跑出租背后的故事。有一次深夜，老宋拉了一位醉酒的乘客去南部社区，到了地方，对方晃荡着身子，直说钱不够了，老宋摆摆手，说有多少算多少吧。还有一次，他接了个长途大单，送下客人返回，在高速公路上，眼看汽车没电了，他不禁出了身冷汗。就在他六神无主时，被直播间里的一个同行看到，刚好路过，帮忙拖着他的车回来，这才解了围。老宋百感交集地说：“关键时候兄弟们出手相助，还是要多做好事，多做好事不吃亏，好运总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！”有时候，跑的活儿多了，他也会即兴清唱上一曲，“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感动，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，在你我的心里流动……”虽然五音不全，有些跑调，却叫人嘴角上扬，跟着他一起乐和。

那个说话磕磕绊绊的老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直播间里能说能唱、侃侃而谈的宋主播；那个腼腆的、见人就脸红的老宋不见了，摇身变成创业达人。他依然奔跑在路上，城市变得越来越大，道路四通八达，他的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，送达来往乘客，直播知识干货，他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，定格沿途风景……暑假即将结束，又到开学季，他开始张罗着去火车站接聋哑学生安全返校，上大学的女儿却只身拎着行李箱去挤公交车，想到这里，他的眼里盈满愧疚，泪光点点。

感觉是他做完发财梦极度疲倦后的睡眠，在梦里，或许也有中奖后的狂喜。

在农贸市场卖菜的刘大哥，我看见他在午后把疲惫的头颅枕在一个老南瓜上睡觉。刘大哥瘦小的脑袋，在一个硕大南瓜的映衬下，愈发显出了他的单薄。

还有我们这座城市里的“棒棒”民工，他们凭一根木棒、扁担卖力求生计。在夏日闷热的午后，他们三五成群，躲在树荫下，起初是闲聊天，后来，有人打起了哈欠，头一歪，就睡去了。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彼此那样靠着，亲密无间地依偎着小憩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男人把腿伸直，让另一个人把头仰靠在他的大腿上睡，而在那一个人的身上，又歪靠着别人的头。他们就这样，或倚或靠，或伏或蜷，或抵或弯，或抱或缠……保持着最艰辛的姿势，在打一个盹儿，在经历一场小小的睡眠。每当我走过他们身边，我都会对自己悄悄说：嘘，轻点儿，不要吵醒了他们，让他们好好地睡上一会儿。每当我经过他们身边，从脚底蔓出的根须就会触满我的心间，因为我与他们是从同一个乡间走出来的。

我曾经患过严重的失眠症，常常在床上反复折腾却难以入眠。如今，当我看见他们这些人，在辛劳的人生里，保持着知足而短暂的睡眠姿势，我心里突然释怀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好好睡觉。

【浮生】

□魏有花

我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，但我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戒烟的，而且戒掉了就再没沾过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，地里活计、瓦匠泥工，样样在行，累了，就停下来吸一支烟，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很是享受。父亲吸烟不挑牌子，实惠就行，最早吸过几分钱一盒的“福”烟；后来日子好了，香烟也上了档次，父亲就吸几毛钱一盒的“金鹿”；再后来，随着社会发展，香烟价格提升，父亲吸烟依然是两三角钱的低档次。

母亲从来不反对父亲吸烟，只有我们这些小辈被父亲吐出的烟雾呛了，埋怨几句。母亲却说，你爹吸烟怎么了？他能吸烟，能干活，还能挣钱，他吸烟的样子我看着舒服哩。

母亲说得没错，父亲是一个瓦匠好手，确实挣回来不少钱。对于吸烟，父亲也有一套歪理，他总说，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；地头一支烟，力气使不完。

有母亲宠着，父亲又好这一口，多少年里，我们虽然反对父亲吸烟也无济于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向来身体硬朗的父亲有病住院，一家人才知道吸烟对身体的危害。

那年夏天，上了年纪的父亲不服老，冒雨抢收小麦，结果感冒发烧，吃了几粒退烧药，依然在地里忙。后来就咳嗽不止，高烧不退，村里的医生无计可施，建议父亲到县里的医院看看。拍过片子，结论是发烧引起的肺炎。住院后，医生第一个要求就是父亲别再吸烟，说父亲的肺都被烟染黑了，这次肺炎也与吸烟有着很大关系。父亲虽然口里答应着，但烟瘾上来，依然会吸一口。

母亲听了医生的告诫后，害怕了，开始阻止父亲吸烟，并把父亲身上的香烟全部收缴。没有了母亲的支持，又加上我们的严防死守，父亲吸烟就没那么随便了，有时烟瘾上来，又是皱眉，又是拍床，很难受的样子。打完点滴，父亲说去卫生间，老长时间不见回来。过后回来了，精神焕发的样子，问他去哪儿了，他说病房里憋闷，到楼下透透气。几次三番后，我们就知道了父亲是下楼找烟吸，再后来，只要父亲出门，我们就跟着，弄得父亲没了机会。

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地吸烟，我不知道香烟对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。一天，病房里住进一个新病号，大热天还戴着一顶帽子。父亲闲不住，就和人家拉呱。那人说自己得的是肺癌，现在化疗弄得头发都没有了，吸了大半辈子的烟，戒不了，现在后悔却晚了。父亲听着，若有所思。到了晚上，父亲从床板下，橱柜边角里拿出整盒或零散的香烟，推给我们，低着头说，以后不吸了。

尽管父亲的举动让我们欣慰，但还是大吃一惊，父亲竟然背着我们藏了那么多香烟。我把母亲收缴的香烟也拿出来，一起放进床头柜，说：看来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，以后靠您自觉吧。

父亲虽说戒了烟，可烟瘾上来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一根烟，闻一阵，再恋恋不舍地放回原处。看父亲如此模样，我说，要不多给您买些零食吧，烟瘾犯了就吃点儿。父亲却说，那些甜腻的东西我可不吃，吃了会更难受。

父亲烟瘾再犯时，就要我给他买几根苦瓜，说苦瓜是消暑的东西，或许苦味能帮助戒烟呢。我买回几根苦瓜，父亲就削削皮，生吃起来。我不知道是苦瓜真的管用，还是父亲的毅力管用，反正后来父亲是彻底戒了烟。

病愈出院后，父亲竟然对苦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爆炒、凉拌、直接生吃，吃得父亲身心俱爽，身体越来越好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renjian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